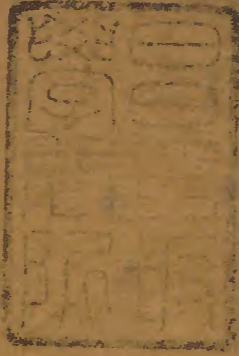


史記測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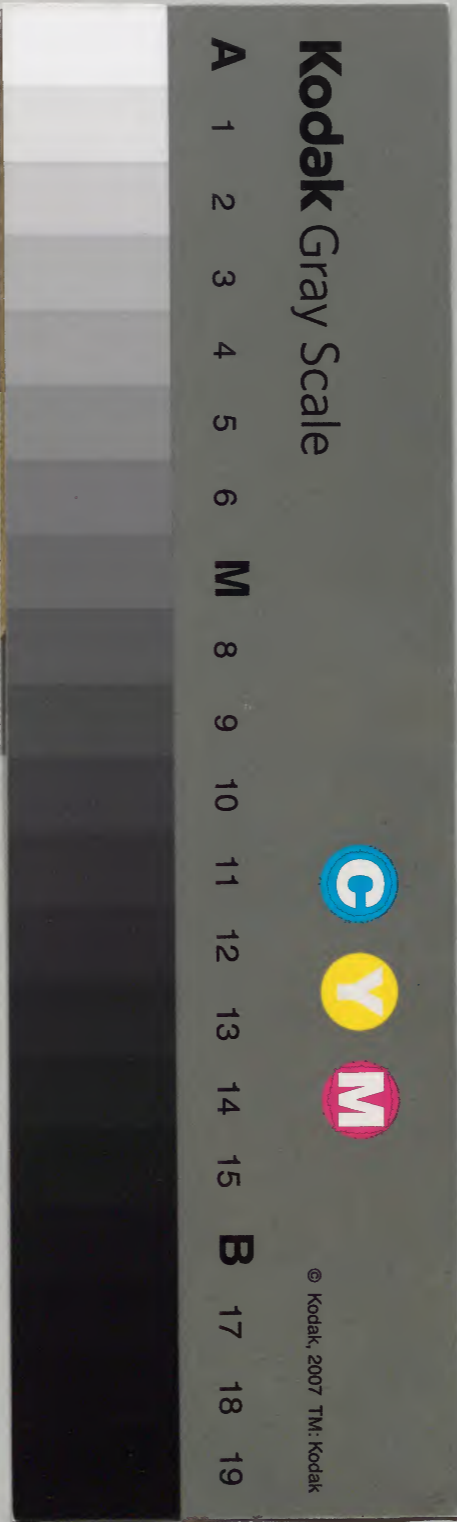
紀六



漢書門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二	一	八	七
九	四	五	〇
函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750
冊數	40 (4)
函號	279 4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史記卷之六



秦始皇本紀第六

華亭

徐平遠

陳子龍

測謬

楊慎曰始皇二世紀始見太史筆力

唐順之曰將言始皇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子龍曰：始皇為呂氏家之法也。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索隱曰：系本作政，又生於趙，故曰趙政。一曰：秦與趙同祖，以趙城為榮，故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歿，政代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

史記

卷之六 秦始皇本紀

一

并天下先
提出此

揚煥曰此
後俱編年
者帝紀體
也

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非收上郡以東
有河東太原土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
不韋為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
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蒙驁王齮。庶公等為將軍。索隱
曰蒙驁齊人。蒙武之父。蒙恬之祖。王齮即王騎。昭王
二十九年。代大夫陵伐趙者。庶公蓋庶邑。公史失其
姓。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

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

二年。庶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

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二城。王齮歿。十月。將軍蒙驁攻

魏氏。賜有詭。索隱曰。秦賜魏之邑名。歲大饑。

四年。拔賜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

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

粟千石。拜爵一級。乎遠曰。秦人積級得除吏。復家。故

輕不得為吏也。入粟千石。比一首功。其重爵可見。

五年。將軍驁攻魏。定酸棗。地理志云。陳留。有酸棗縣。燕。虛。長平。正義

曰。括地志云。南燕城。古燕國也。滑州。胙城。縣是也。姚虛在漢州。雷澤縣。東十三里。秦經。援神契云。帝舜生於姚墟。即東郡也。長平。故城。雍丘。山陽城。地理志。陳留。有雍丘縣。河內。有山陽縣。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徐廣云在常山秦

山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

野王阻其山以係魏之河內

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非方五月見西方孝經內記

按彗李記言云

斗兵大起彗在三台臣害君彗在太微君害臣彗在天獄諸侯作亂所指其處大惡彗在日旁子欲殺父

始皇七年九年

將軍驚歎以攻龍孤慶都正義曰括地志云定州恒

從橫竟年彗星

水又有挾龍山又定州唐縣東北五十四里有孤山

蓋都山也帝王紀云望堯母慶都所居張晏云堯山

在非堯母慶都山在南相去五還兵攻汲彗星復見

十里甘登堯山南望慶都山也

西方十六日夏太后索隱曰莊襄王所生母

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正義曰蟜者將軍擊趙及成

屯留正義曰括地志云屯留故城在潞州軍吏皆斬

成遷其民於臨洮正義曰臨洮水故名臨洮言屯留

臨洮將軍壁歿正義曰言成蟜自殺壁壘之內○乎

軍壁歿註作壁壘恐非是壁者疑是成蟜卒也留蒲

副將名壁蟜歿壁不歸故又戮其士卒也

鵠反戮其屍索隱曰臨洮在隴西高誘云屯留土黨

而蟜壁於屯留而歿屯留蒲鵠二邑之反卒雖歿河

按京房易傳云

魚大土

索隱曰謂河水溢魚大上平地亦言遭水害

泉逆同

渭水也漢書五行志云魚者陰類臣民之象也十七

年滅韓二十六年盡并天下自滅韓至并天下蓋十

秦始皇本紀

三

河魚遊
流上是
歲始阜
弟良安
君及明
年終
友

年矣周本紀云十年數之紀也天下之所棄輕車重
不過其紀明關東後屬秦其象類先見也
馬東就食徐廣曰一無此重字○索隱曰言河魚太
上秦人皆輕車重馬並就食於東言往河
旁食魚也嫪毐封為長信侯正義曰嫪躬也予之山陽地
括地志云山陽故城在懷州正義曰王砮
修武縣西林太行山東南云賈侍中說
秦始皇母予嫪毐淫坐誅故世人罵淫曰嫪毐也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
恣毒事無小大皆決於毒又以河西太原郡徐廣曰
汾更為毒國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正義曰垣作垣括
縣治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地志云故垣城漢
十里蒲邑故城在隰陽縣北四十五里

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也裴駰云司馬遷記事當言帝則依違但言上不敢嫌言尊尊之意也巴爾
王冠帶劔按年二長信侯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蔡

日御者進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
鈕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叩稱璽又獨以玉羣
臣莫敢用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

人將欲攻斬年宮為亂地理志云斬王知之冷相國

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索隱曰昌平君楚之公子

立為荆王史失其名戰咸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咸陽

并五里今咸陽縣東十五故城亦名渭城在雍州

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

史記

卷之六 秦始皇本紀

四

茅坤曰次
定亦之亂
如回

始臣曰此
後世冒功
之始

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尉竭漢書百官表曰

衛尉內史肆佐弋竭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有佐弋尉者

中大夫令齊等正義曰中大夫令二十人皆梟首

於木上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應劭曰梟

日取薪給宗廟為鬼薪也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

如淳曰律說鬼薪作三歲房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房陵即今房州房陵縣古楚漢中郡地也是巴蜀之境四月寒凍

有歿者正義曰四月建巳之月孟夏寒凍揚端和攻

衍氏素隱曰端和秦將衍氏魏邑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

南八十口

十年徐席曰甲子相國呂不韋坐繆毒免桓騎為將軍齊

趙求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

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

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說苑曰始皇帝立茅焦為德又爵之士卿太后

大喜曰天下亢直使敗復咸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相見者茅君之力也復居甘泉宮徐廣曰表云咸陽南宮也

太索逐客李斯土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

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

患之與韓非謀弱秦韓非欲于秦王其後使秦為李斯

所養故今云謀弱秦非也疑則大梁人尉繚來說秦

李斯謂非之辭載于秦史記耳

正份日不
光記秦政
逐太后而
遷迹茅焦
恐太簡

卷之六 秦本紀

王曰以秦之疆諸侯不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

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亾三十萬

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

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正義曰蜂蠶也高鼻也長目鵠鼻

鷹正義曰鵠鳥鵠鷹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

人下正義曰言始皇居儉約之時易以謙卑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俠

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

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

正義曰若漢太尉大將軍之比也○平遠曰繚為秦國尉雖不特將而國兵屬之繚善於兵秦之并天下

未嘗敗并或亦繚之力也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

檮楊正義曰十三川志云檮楊上黨西北百八十里也皆并為一軍翦將十

八口軍歸斗食以下漢書百官表曰百石以下無什雜二

人從軍索隱曰言王翦為將軍中皆歸斗食以下無功佐史什中唯擇二人令從軍二○平遠曰

此言翦能將寡也至其伐楚又用三十萬蓋地勢所宜伐國與拔城不同故也取鄴安陽桓

齮將

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歿索隱曰按不韋歿鳩歿其資客數千人竊共葬

北芒山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正義曰臨哭也若是三晉之人

逐出令秦人六百石以土奪爵遷正義曰若是秦人哭臨者奪其官爵

遷後於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正義曰若是秦人

者不奪官爵亦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

者籍其門視此素隱曰謂籍沒其一門皆秋復嫪毐

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相殺

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

月桓齮攻趙

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括地志云宜安故城

二十五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正義曰即

縣外城是也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次雲陽

括地志云雲陽城在雍州雲陽縣韓王請為臣

西八十里秦始皇甘泉宮在焉

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理

太原有狼孟縣地動

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

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括地志云雍州新豐

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正義曰韓

年秦盡以其地爲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

大饑

十八年徐廣曰巴郡出大人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

地正義曰上都上縣下井陘服虔曰山名在常端和

將河內。羌瘝伐趙。端和圍邯鄲城。

十九年。王翦羌瘝盡定取趙地。字遠曰羌瘝舊本無

也。東陽得趙王。索隱曰趙王遷也。正義曰趙幽繆

其州歷亭縣界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

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字遠曰異人在

者後以不韋盡策得歸而秦皇母子秦王還從太原

尚留趙人遇之不善。故有舊怨也。

土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

之代。自立爲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饑。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

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秦兵

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

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

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

亦有丁日
前攻薊有
和昌平
君今或坐

新鄭及而

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

請降索隱曰魏王假也盡取其地。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

南至平輿地理志云汝南有平輿縣虜荆王素隱曰荆王負芻也秦王游至

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及秦於淮南乎遠曰昌平君雖為秦相實楚裔也郢又楚舊地徙昌平於此楚之遺民奉以舉事固其宜矣亦秦之失策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歿項燕遂

自殺。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正義

曰燕王喜之五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

地正義曰言王翦遂平定楚及江南地降越君置為會稽郡○子龍曰王翦以六十萬衆三年而始悉

定荆地秦之滅國未有如此降越君正義曰楚威王

久者楚地廣多險阻故也已滅其餘自稱

君長今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正義曰天下歡樂

降秦韓趙魏燕楚五國故天下大酺也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正義曰勝

音升齊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

相姓名建正義曰齊王建之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正義

三十四年齊國亡秦於皇本紀

曰乃今之異日韓王納地效璽正義曰效猶至見請為藩臣

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

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

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

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

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

獻青陽以西引晏曰青陽地名蘇林已而畔約擊我

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

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

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

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

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丞相綰御史大夫劫索隱曰綰姓馮廷尉斯等皆曰昔

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

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蔡邕曰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

在陛下者興之言因卑達尊之意也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

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

與博士議曰漢書百官表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古有天皇有地皇有

丘瘠曰帝王稱號之盛至是無以加矣

史記

卷之六 秦始皇本紀

古以乘稱
皇者三稱
帝者五稱
王者三稱
皇初并天
下自以德
兼三皇功
過五帝乃
兼用之後
世襲而稱
之而以王
封其巨子
不可易之
制是亦世
也

泰皇索隱曰按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當人皇也
而封禪書云昔者大帝使素女鼓瑟而悲蓋三
皇已前稱泰皇一
云泰皇太昊也
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

子自稱曰朕
子獨以為稱
漢因而吹

泰皇命為制令為詔蔡邕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
也其文曰制詔詔書詔告
天
子自稱曰朕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貴賤
不嫌則可以同號之義也至泰然後天
子獨以為稱
漢因而吹
王曰去泰著皇承上古帝位號號曰皇

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
為皇時不用諡法故不著廟號止稱太上皇
後世沒者有廟號生者為太上皇與此異也

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歿而以行為諡如此則
子長父巨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諡

秦皇欲以
一至萬新
恭推三萬
六千歲歷
紀其愚一
也漢世祖
曰日復一
日安敢遠
期十歲平
道帝王之
言哉

法諡法周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
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漢書郊祀志
之徒論著終始五
德之運始皇承用
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
勝正義曰秦以周為火德能滅火方今水德之始改
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

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

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六寸為符六尺為步
噴曰水數六故以六為名譙周曰步以人是為數非
獨秦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
制然

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

索隱曰
水王陰

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

陰刑殺故急法刻於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縮等言
 刑以台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縮等言
 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
 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使廷
 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
 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
 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
 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
 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其苦戰鬪不休以有侯
 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

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六郡
 者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
 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
 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
 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為
 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漢書百官表曰秦郡守掌治其郡
 父享亦應劭曰黔更名民曰黔首應劭曰黔大酺收天下兵應劭
 監郡亦黎黑也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
 為兵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二十六年有大入長五丈足
 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二十六年有大入長五丈足
 履六尺背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故銷兵器鑄
 而象之謝承後漢書云銅人翁仲其名也三輔舊置
 事云眾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置
 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子龍曰
此李斯

所滅古地東至海暨朝鮮正義曰海謂勃海南三楊

也東并西至臨洮羌中括地志云臨洮郡即今南至

非嚮戶吳都賦曰關北戶以向日劉逵曰北據河為

塞並陰山至遼東地理志西河有陰山縣○正義曰

除山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

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

之咸陽北阪上徐廣曰在長安西北南臨渭自雍門

以東徐廣曰在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閭相屬廟記云

變其泉南至長場五詐東至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

人不得窮年忘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正義曰三

輔舊事云始皇表河以為秦東門表汧以為秦西門

表中外殿觀百四十五後宮列女萬餘人氣上衝于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正義曰隴西今隴出雞

頭山括地志云雞頭山在成州上祿縣東非二十里

也過回中焉正義曰括地志云回中宮在雍州西四

向西北出寧州西南行至成州作信宮渭南已更命

信宮為極廟象天極索隱曰為宮廟象自極廟道通

鄠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應劭曰謂於馳道外築墻

卷之六 秦始皇本紀

三

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正義曰：鄒，側留反。嶧音亦。國系

五。邾嶧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土泰山，立石封祠

祀。瓚曰：積土為封，謂負上祀於泰山上為壇而祭之。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

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服虔曰：禪，闡廣土地也。刻所立石其

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索隱曰：此泰山刻石路其詞。每

三句為韻。凡十二韻。下之。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用

不賓，照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

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

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

下，不解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

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

事，昭隔內外。徐廣曰：隔一作融。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

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腫

地理志：東萊有黃縣，腫縣。括地志云：黃縣故城在萊州城以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也。牟平縣城在黃縣南百三十里。十三州志云：牟平縣古腫縣也。窮成山，登之眾。

正義曰：眾音浮。括地志云：牟平縣古腫縣也。

徐廣曰：嶧山碑今有重墓本文與諸碑同亦三句韻不知此紀何為不載

徐廣曰：二字作卍音入三字作卍音字作卍音

按古者壺在而史遺詔

志云在萊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成山立石頌秦

德焉而去南登琅邪正義曰今萊州東沂大樂之留

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地理志云越王勾

臺館括地志云琅邪山在密州諸城縣東南百四

十里始皇立層臺於山上謂之琅邪臺孤立衆山之

上秦王樂之留三月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

秦德明德意曰索隱曰二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

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

白道理東撫吏士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

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高普天之下博

心揖志索隱曰博器械一量正義曰內成曰器中出

之屬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

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正

日陵作凌猶憂恤黔首朝夕不解除疑定法感知所

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

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

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

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

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

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如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

土西涉流沙南盡井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正義曰

大夏太原晉陽縣按在今并州遷實沉於大夏主參仰此也人迹所至無不臣者

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

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成

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索隱曰

列侯無封邑者倫類也亦列侯之類倫侯日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

擇丞相隗索隱曰隗姓林名有本作狀者非類之林推云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鑄拜權有

銘云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王縮二人列名其伴狀魏之字時令校寫視所按驗王劭亦云然之遠古之

也丞相王縮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

穆從與議於海土曰正義曰言王離以下十人從始

石於琅邪臺下十人名字並刻頌此頌前後序兩句為韻此三句為韻古之帝者地不

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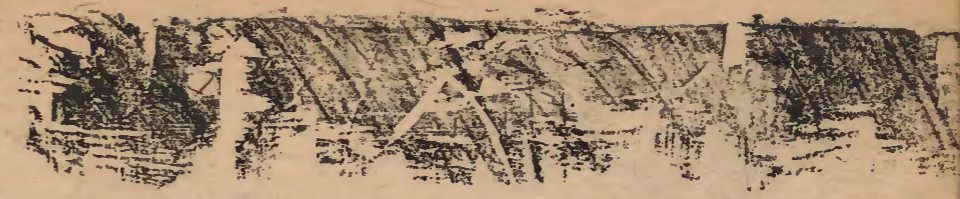
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

法度不明假威鬼神正義曰言五帝三王假借鬼神

之化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

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

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



楊慎曰秦之刻石去姓稱名後世遂多不知姓而歷代或多教之惑矣知漢書生稱臣璫後入亦迭其姓何容書此一宇耶陳仁錫曰君暴臣諛莫基于此

已巳
卷之六 秦始皇本紀

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土書言

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

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

入海求僊人。括地志云。童洲在東海中。秦始皇使始

皇還過彭城。正義曰。彭城徐州所理縣也。州東外城古之彭國也。齋戒禱祠欲

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

之衡山。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响嘯山。南郡。正義曰。今

欲向衡山。即西北過浮江。至湘山祠。正義曰。括地志云。黃陵廟在岳

州。湘陰縣北。五十七里。舜二妃之神。二逢大風。幾不

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

之妻。而葬此。索隱曰。列女傳亦以湘君為堯女。於是始皇大怒。使刑

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幽武關。歸

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地理志云。河南陽武縣有

博狼。為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

刻石。其辭曰。索隱曰。三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

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平海。從臣嘉觀。原念

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

史記

卷之六 秦始皇本紀

三

新雅曰。威列。王時九。是震震者。冷之兆也。鼎神物也。既能震動。則没入水。理也。宋大丘社亡。社者。日亡也。

社能自。而鼎能自。受無疑。使罪誠在秦。則始皇必不使人沒。永而求之。也。秦所鑄。金人靈。少矣。猶能潛然。淚下。于將徒。况神禹之鼎乎。

按二名。亦疑。起。以皇帝。

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
 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燿
 芴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
 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
 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
 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
 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
 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芴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
 并天下菑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

聽不怠年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
 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
 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
 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上黨人索隱曰道猶從也

三十年無事

三十一年

徐廣曰使黔首自實田也

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

太原真人

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
 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
 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
 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
 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
 之術於是始皇歛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

史記

卷之六 秦始皇本紀

六

索隱曰廣雅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易
 曰臘秦更曰嘉平蓋應歌謠之詞而改從殷號也貝
 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為微行咸陽張晏曰若微
 賤之所為故
 曰微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正義曰括地志
 云蘭池陂即古
 之蘭池在咸陽縣界秦記云始皇都長安引渭水見
 為池築為蓬瀛刻石為鯨長二百丈逢盜之處也
 君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韋
 昭

曰羨門古仙人○正
 義曰高誓亦古仙人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其

辭曰正義曰此一
 頌三句為韻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

珍暴逆文復無罪徐廣曰復
 一作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

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

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

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

竝來田徐廣曰久
 一作分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

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歿之藥始皇

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

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
 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

各反備北胡泗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

略取河南地正義曰今靈夏勝
 等州秦略取之

楊慎曰請
 刻此石按
 古碑文作
 刻此樂石
 後人不辭
 樂石之義
 乃妄改之
 唐封演云
 宋石謂以
 泗水浮磬
 作碑也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贅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家為贅壻

賈人略取陸梁地正義曰嶺南之人多處山為桂林陸其性強梁故曰陸梁

韋昭曰今象郡韋昭曰南海正義曰即廣以適遣戍

廣州記云五嶺者大庾始安臨賀揭楊桂陽輿地志云一日臺嶺亦名塞上今名大庾二曰騎田三曰都龍四曰萌諸

五日越嶺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竝河以東徐廣曰榆

中在金城屬之陰山徐廣曰在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

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并假正義曰高闕山名在五原北兩

山相對若闕甚高故言高闕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并假地名也中築亭障

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索隱曰徙有罪而謫之以實初縣即上自榆中屬陰

山以為三十四縣是也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徐廣曰皇

故漢七科謫亦因於秦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徐廣曰皇

甫謚云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徐廣曰皇

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正義曰謂

成五嶺是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八人為壽僕

南方越也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八人為壽僕

射周青臣進頌曰漢書百官表曰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應劭曰僕

也他時時地不過于里賴陛下神靈明聖乎定海內

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

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

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

兵瀆曰長城之築非獨始皇自招王時已築于隴西趙自代王亦築於陰山下蓋天以山川陰陰限華夷補其不足似不為過

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
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
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
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
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
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因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
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
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
辭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永

湯慎曰秦焚書抗儒起于李斯平斯之先固有為此說于秦者韓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卒皆不知治亂之情講談多誦先

相臣斯昧歛言學遠曰前段已立議至此復為昧歛言者即似後世彈文體謹按某人云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也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廼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目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誅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

石之書以亂世之治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說此與斯所言是古非今若合符節作俑者乃韓非匪斯也凡為異說者一則駭再則習始則疑終則行矣

應劭曰禁民聚語畏其謗已以古非今者族吏知見不舉者與同

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如淳曰律說論決為

日伺寇虜夜暮築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

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地理志云五原郡有

道九原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

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

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

殿阿房括地志云秦阿房官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

城西南面即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

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正義曰三輔傳事云阿房宮

可受萬人又鑄釧人十二於宮前阿房周馳為閣道

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

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索

曰謂為複道渡渭屬咸陽象天文閣道絕漢抵營室

也天官書曰天極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

道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

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正義曰餘

刑見於市朝宮刑一百日隱於蔭室養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

鐘懼日想
富時物力
之當

余有丁曰
按言同兼
以見已官
廢之小

山祭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

關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

按麗附麗也附城麗已

因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

說至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

者下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

主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

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

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歿之藥始可得也於

且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

旁二百里內官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

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

歿始皇帝幸梁山宮正義曰括地志云俗名望宮山在雍州好時縣西十二里其去

九里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

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

嘗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

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

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

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

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
 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
 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
 正義曰言秦施法不得兼方者令民之有不驗輒歿
 方伎不得兼兩齊試不驗輒賜歿言法酷不驗輒歿
 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
 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
 鍾惺曰以石百二十斤會字易動日夜有良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
 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之乃大怒曰
 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焚之而名文學方術士

鍾惺曰以石百二十斤會字易動字以權勢字易動字深文妙手

甚眾欲以興大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
 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曰
 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
 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詖言以亂黔首
 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
 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
 後益發謫徙邊徐廣曰表云徙於北河榆中耐徙三處拜爵一級始皇長子
 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
 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

怒使扶蘇非監蒙恬於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秦之上郡城也口孚遠曰秦之亡以扶蘇在邊郡繼立不明故也扶蘇之譴外以直諫則抗儒乃所以亡秦也

後漢書五行志

云石陰類也陰

持高節臣將危

君趨高李斯之

象也始

呈不

三十六年災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黔首

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

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

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誦弦

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正義曰括地志云平舒故城在

戎自省華州華陰縣西北六里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瀆池君索

其旁民曰按服虔云水神是也江神以璧遺瀆池之神告始

而燔燒皇之將終也且秦水德王故其君將亡水神先自相

其石是告也張晏云武王居瀆瀆池君則武王也伐因言曰

歲始皇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令武王可伐矣因言曰

然後三今年祖龍歿蘇林曰祖始也龍使者問其故因忽不

重份曰傳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

今者始皇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

今所游天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

下相傳而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正義曰謂北

祭歌也中即今勝州 拜爵一級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

史記

卷之六 秦始皇本紀

七

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

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正義曰括地志云九疑山在永州唐興縣東南一百里

子龍曰始皇昔赭相山而今祀虞帝其氣衰矣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括地志云

舒州周安縣東按舒州在過丹陽括地志云丹陽郡故在潤州江寧縣

江中疑海字誤即此州也臨浙江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音

東南至錢唐正義曰錢唐今杭州縣折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徐廣曰蓋在餘杭也上會

稽祭大禹正義曰越州會稽山上有夏禹穴及廟望于南海而立石刻

頌秦德其文曰正義曰此二頌三句為韻其理見在會稽山土其文及書皆李斯其字四

十畫如小指圓鑄今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修長

何孟春曰張世南游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羣臣

錄會稽南山秦始皇碑文脩作攸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索隱曰令遷會稽刻石文首字作道雅符人情也

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正義曰作彰音章碑文作畫璋也初

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

眾自疆正義曰碑文作率眾邦疆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

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索隱曰刻石文謀作

詐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徐廣曰熄音息

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

故用之為四字銘今

用正書者
改三十八
非是按始
基碑三十

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
徐廣曰省
一作非

有七年或
謂何皆四
句而此獨
多一字非
是宜從卅
七為是亦
是意也

有子而嫁正義曰謂夫歿
有子棄之而嫁倍歿不貞防隔內外禁止

淫泆男女
絜誠夫為
寄豨

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豨索隱曰豨壯猪也言天
淫他室若寄豨之猪也殺

余有丁曰
按者字或
作青字轉
而作省左
情所謂一
青掩大德
謂過矢也

毋感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

軌和安敦
勉莫不順
令黔首修
潔人樂同
則嘉保太

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

平後敬奉
法常治無
極輿舟不
傾從臣誦
烈

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正義曰
所隨巡

從諸臣咸
誦請刻此
石光垂休
銘還過吳
從江乘渡

從諸臣咸誦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

正義曰江
乘故縣在
潤州句容
縣北六十
里本秦舊
縣也

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十

徐市等入
海求神藥
數歲不得
費多恐譴
乃詐曰蓬

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汶不得至願請善射與

俱見則以
連弩射之
始皇夢與
海神戰如
人狀問古

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古

夢博士曰
水神不可
見以大魚
蛟龍為候
今上禱祠

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

齋捕巨魚
具而自以
連弩候大
魚出射之
自琅邪北

至榮成山正義曰即山
也在萊州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

魚遂並海
西至平原
津而病

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正義曰今德州平原縣
南六十里有張公故城

史記

卷之六

秦始皇本紀

三

茅坤曰始
皇崩本末
特詳斯傳
中故于此
略

城東有水津焉後名張公渡恐此平原郡古津也漢書公孫弘平津侯亦近此蓋平津卽此津始皇渡此津而始皇惡言歿羣臣莫敢言歿事上病益甚乃爲

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伏儼曰主乘輿路車未授使者七月

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徐廣曰年五十沙丘去長安二千餘里趙有沙丘宮

在鉅鹿武靈王之歿處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

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

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輜涼車中可其

奏事獨于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十人知上歿趙

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

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

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于胡

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歿

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正義曰抵至也從沙丘至

勝州三千里會暑上輶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

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爲

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鄠山始皇初卽位穿治鄠山

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

李夢陽曰
扶蘇殺而
秦滅李札
藏而吳亂
天之意非
爲扶蘇將
以滅秦而
亂吳也
凌約言曰
始皇營墓
極其機巧
以圖不民

未決而銷
錄無遺太
史公敘其
事知日擊
然豈徒後
其盛哉回
以多其愚
亦怪其無
副後策耳

致棹徐廣曰一作錮○正義曰顏宮觀百官奇器珍

怪徒臧滿之正義曰言冢內作宮觀及百官位次奇器珍怪徒滿冢中令匠作機

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

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徐廣

魚似鮪四脚○正義曰廣志云鮪魚吉如小兒啼有

四足秦始皇冢中以人魚膏為燭即此魚也按△帝

王用漆燈冢中則火不滅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

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眾墓既已下或言

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

正義曰謂冢中神道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艸

本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正

障使東西流有土無石義曰關中記云始皇陵在驪山泉水非流

取犬石於渭山諸山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趙高為郎中令漢書百官

掌官殿表曰秦官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

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

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

皇為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成備母以

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正義曰西雍在咸陽西或在咸

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

置凡七廟乎遠曰桓玄祭不及祖晉人以為幾今秦二世亦不及其祖自身而失之二事同也

奉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

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

先帝巡行郡縣以示疆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

見弱母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

石竝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如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

臣從者各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

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

於以遠也正義曰二世言始滅六國威振古今自五帝三王未及既已一位而見金石盡刻其

頌不稱始皇成功盛德甚遠矣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

臣斯臣去疾徐廣曰姓馮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

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

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

曰大臣不服官吏尚疆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

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

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

下幸稱舉今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

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

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平生所不可者今
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卽羣臣
不及謀明士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
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
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索隱曰逮
訓及也謂
連及俱被捕故云連逮少小也近而六公子戮歿於
近侍之臣三郎謂中郎外郎散郎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官議其罪獨後二世
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歿吏致法焉將閭曰
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

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
聞罪而歿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
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
劔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
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
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堂未就會土崩罷其作者復
土鄠山正義曰謂出土爲陵既鄠山事大畢今釋阿
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
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正義曰謂材
官蹶張之士爲

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正義曰謂材士及狗馬

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救粟芻藁正義曰謂下皆令

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

七月戊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為張楚李奇曰張大楚國也勝自

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

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

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謂者使東方來漢書百官表曰謂者

贊受事秦官掌實以及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

問對曰羣盜卻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哉

臣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儵為齊王沛公起沛

項梁舉兵會稽郡

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應劭曰戲弘農湖西界孟康曰

水名今戲亭是也蘇林曰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

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漢書百官表盜已至眾疆

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

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

曹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曹陽故亭一名好陽亭在陝州桃林縣東南十四里即章邯殺周文處○半

遠曰諸侯兵已至關外乃始赦囚徒為兵近烏合之眾也而章邯連勝有功知其善用兵也然趙高復驪

秦始皇本紀

三

山徒邯乃建言罷之二世益造長史司馬欣董翳佐

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括地志云城父亳州所理縣破項梁定陶

正義曰今曹滅魏咎臨濟正義曰今濟州縣楚地盜名將已

而猶能誅陳勝項梁魏咎馮兵之餘故也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

故羣臣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河位

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

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

不得入故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

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母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

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中羣盜竝起秦發兵誅擊所

殺亡甚眾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

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

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索隱曰采木各刮音括茅茨不翦

飯土墼呂靜曰飯器謂之籃暖土形如淳曰土形飯器之屬瓦器也雖監門之

養不蔽於此索隱曰謂監門之卒養即卒也有廡養

門之人供養亦不禹鑿龍門通大夏正義曰括地志云大夏今并州

盡此之踈陋也正義曰放之海身自持槩正義

晉陽及汾正義曰放之海身自持槩正義

絳等州是正義曰放之海身自持槩正義

史記

卷之六

三

曰。雷築牆杵也。爾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正義

曰。言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

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

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我號名。

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

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卽

位二年之間。羣盜竝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

為。是上母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

去疾。斯劫吏。察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

卒。囚就五刑。

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

往救鉅鹿。冬。趙高為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

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

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

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

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其降諸侯。八月己亥。徐廣曰。趙

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

董分曰。李斯傳叙二世此語。為同故斯阿。意答之。此叙語同而

方以為詩。善之。辭何也。

王維積曰。去疾劫猶知不辱。斯可謂無耻。甚矣卒亦不免。

楊循吉曰。有功亦誅。二語。原陳餘遺耶。書意。而此一篇。中大史

史記

卷之六

秦始皇本紀

三

公欲約其
薛卽以代
欣今戰能
勝高又加
吾力戰不
能勝不免
於歎語且
以見陳餘
事而意亦
同也參羽
絕此段觀
之而伸縮
之妙見矣

王莖曰趙
高弑二世
高弑二世
高弑二世
高弑二世

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
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
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為也
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
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
氏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鄉沛公將數
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
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
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

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非東欲祠涇泥四白

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
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
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

言使郎中令為內應徐廣曰一云詐為有大賊令樂

召吏發卒追劫樂毋置高舍乎遠曰既云與閻樂謀

樂尚有貳心而高疑之耶此首罪狀高又明其同惡寡也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

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

周廬設卒甚謹西京賦曰微道外周于廬內傳薛繇曰士傳宮外內為廬舍蓋則巡行非

史記 卷之六 秦始皇本紀

常夜則警備不虞

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

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

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

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

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

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

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

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

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

首此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

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

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

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

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

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

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

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詳以

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

張之象曰此數言痛為人君非誅者之戒

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
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

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

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

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

者滋水秦穆公更名霸水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

素車應劭曰組者天子轂也奉天子璽符

降軹道旁徐廣曰在霸陵駟祭蘇林曰亭名在長安東十三里沛公遂入咸陽

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

長索隱曰請合關東為從長也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

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其分之

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

三秦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

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賜

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

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

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

王維禎曰
太史公總
斷用賈誼
適秦論全
文但字眼
略為裁換
耳原論上
下二篇今

沛公曰以
不附項羽
之懷作秦
也尾

更實前後作三段自

秦孝公至

異也是上

篇自秦并

至安矣是

下篇後斷

自秦并海

內至過也

是下篇前

段

柯維騏曰

按漢書祖

引秦孝公

一段梁昭

明太子所

集文選亦

只依漢書

市於外

以謀其上

羣臣之不

信可是於

此矣子嬰

立遂不寤

籍使子嬰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索隱曰徐以耰爲田器非也孟康以耰爲鋤柄蓋得其近也望屋而食索隱曰言其兵蠶食天下不裹糧而行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竝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索隱曰此評失也章邯之降由趙高用事不信任將軍一則恐誅二則楚兵旣盛王離見虜遂降耳非三軍要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是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籍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在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竝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壯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扼荷戟而守之諸

猶並西山

依史記編

次爲三段

皆及讀書

列爲上下

篇又本列

爲上中下

三篇與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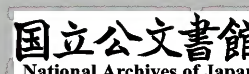
氏同獨次

第不同耳

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
 下未附名為亾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
 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
 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
 禽者其敕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
 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
 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亾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
 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
 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
 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拱口而不言是以三主

變約言曰
 賈太傅既
 去孤立無
 親危弱無
 子嬰惜矣
 又云三主
 惑而終身
 不悟甲力
 貴之過乎
 王文恪評
 過秦論云
 未及刪定
 意或在此

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
 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
 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
 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
 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
 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索隱曰賈誼而
 書五作王而
 子餘歲不絕秦本末竝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
 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



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

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

固守而境周室，有席卷天下。索隱曰：按春秋，緇日包諸侯水散，席卷也。

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張晏曰：括，括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并吞八荒

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

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

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

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

從，締交。漢書音義曰：締，結也。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

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

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索隱曰：言孟嘗等四君皆為其國共

相約結為從，以離散秦之橫。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於

是六國之士。索隱曰：六國者，韓、魏、趙、燕、楚、齊是也。與秦為七雄。又六國與宋、衛、中山為九國。

其三國，益徵又凶前。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索隱曰：寧

越，趙人一買，誼作寧越。徐尚未詳。蘇秦，東周洛陽人。呂氏春秋社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高誘曰：杜赫，周

人也。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

也。秦始末紀

余有丁巳
戰國策樓
敘曾相秦

按九國
者謂六
問之外
有宋衛
中山

其意

索隱曰戰國策齊明東周臣後仕秦楚及韓周最同之公子亦仕秦陳軫夏人亦仕秦昭滑楚人樓緩魏文侯之弟所謂樓子也蘇厲秦之弟仕齊樂毅本齊臣入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以為亞卿翟

制其兵

索隱曰吳起衛人事魏文侯為將孫臏孫武之後也春秋曰王廖貴先見良貴後二人皆天下之蒙士田忌齊將也廉頗趙奢皆趙之將也

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

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

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

亡逐北以八戶百萬血流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

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

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張晏曰

文王武王昭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

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徐廣曰拊拍也音府不作

檣朴○索隱曰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韋昭曰越有百邑

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

家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

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

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應劭曰壞堅城恐人復阻以害已也

史記

卷之六

秦始皇本紀

四

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鏃以為金人

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徐廣曰斬一作

斷華山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

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索

曰崔浩云何或為阿漢舊儀宿衛天下以定秦王之

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索隱曰金城言子孫

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壘

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疇隸之人如淳曰疇而

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

狗頭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崛起什伯之中率罷散

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

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

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

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趙燕韓魏宋衛中山之君

鉏耰棘矜服虔曰以鉏柄非鏃於句戟長鎗也徐廣

一作鉏耰案如淳曰長刃矛也又曰矛適成之眾非

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

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

直德秀曰

黃生論秦

成敗千有

餘言兩斷

之曰仁義

不施而攻

守之勢異

也文字甚

妙但非至

富之論益

深者以攻

同論諱而

守尚仁義

故耳

王世貞曰

秦逆取而

順守可得

延乎曰有

天道焉惡

得廷如其

事也不土

木不神仙

不殘刑不

劣兵不送

遊不焚詩

書難自祀

可也

余有丁曰

西華作

與陳涉度長策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
 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
 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官一夫作難而七廟
 障身歟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
 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徐廣曰一本有
此篇無前者秦
孝公已下而又以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繼此
未也○素隱曰按賈誼過秦論以孝公已下為上篇
秦兼并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為下篇鄒誕生云太史
公刪賈誼過秦篇著此論當其義而省其辭褚先生
增續既已混殺而世俗小智不唯刪省之旨
合寫本論於此不同也今頗亦不可分別
 以養四
 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

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今不行於天下是以詭
 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
 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莫得安其
 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成定功安危之
 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
 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
 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
 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雖戰國而王
 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

史記

卷之六

秦始皇本紀

五

其所以
之也文
甚明史
分之者
曰字似

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亾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
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
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
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
利短褐趙岐曰褐以毛毳織之若馬衣或以褐編衣
而且狹故謂之而餓者甘糟糠天下之磬磬新主之
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
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綰素而正先帝
之過表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

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汗穢之罪使各反其鄉
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
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
自析更節脩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
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真處
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
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
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徐廣曰一無壞作阿房
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

史記
卷之六
秦始皇本紀

王整曰太史公剛賈論泰以已見責秦雖為班固所故然中理之言頗多妹鄰誕生云太史公則適秦論相先生

增補而混淆之

二世之過也

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紆偽竝起而上下相道蒙罪者眾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貫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

今按陳涉世家

襄公立享國十二年初為西時莖西垂

索隱曰此已下重序列秦

亦政第

之先君立年及葬處皆當據秦紀為說與正史小有不同今取異說重列于後襄公秦仲絲莊公子叔周

賜慎曰此周始命為諸侯初為西時

祠白帝立十三年莖西土生文公文公立居西垂宮

其事難舉而其文法

五十年死莖西垂生靜公靜公不饗國而死生憲公

取古大史公所以語

憲公饗國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

錄之欲以循本紀憲公徙

生武公德公出子出子饗國六年居

五註而備居平陽葬西山

西陵

索隱曰一云居西陵

賊賊出于鄗初莖武公立武公饗國二十年居平

史記

卷之六

秦紀是本紀

臣

記亦昧此
惟觀了羽
以考德
有其說

陽封宮徐廣曰一云葬宜陽聚東南索隱曰紀云葬

成三庶長伏其罪德公立德公享國二年居雍大鄭

宮生宜公成公繆公葬陽初伏以御盥索隱曰二年

已下居葬絕不言也宜公享國十二年居陽宮葬陽索隱曰四

初志閏月成公享國四年居雍之宮徐廣曰之葬陽

齊伐山戎狐竹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子致霸葬雍

繆公學著人索隱曰著音貯署即宁也門屏生康公

康公享國十二年居雍高寢葬均社生共公共公享

國五年居雍高寢葬康公南生桓公桓公享國二十

七年居雍太寢葬義里丘非生景公索隱曰一作信

伯景公享國四十年居雍高寢葬丘里南正義曰正

生畢公徐廣曰春畢公饗國三十六年正義曰作葬

車里非生夷公夷公不享國成葬左宮生惠公正義

年莖車里元年惠公享國十年葬車里康景生悼公

悼公享國十五年正義曰雍本葬僖公西城雍生刺

正義曰一作利龔公索隱曰一刺龔公享國三十四年葬入

里徐廣曰生蹠公索隱曰又懷公正義曰四年其十

年彗星見蹠公享國十四年居受寢葬悼公南其元

已巳
卷之六
秦始皇本紀
其十

不也

無德公
婦即景

年彗星見 徐廣曰年表云星晝見 懷公從晉來享國四年葬揀

園氏生靈公諸臣國懷公懷公自殺肅靈公昭子子

也 徐廣曰懷公生昭子昭子生靈公○索隱曰紀年及系本無肅字立十年表同紀十二年居涇

陽享國十年葬悼公西生簡公簡公從晉來享國十

五年葬僖公西 索隱曰按本紀簡公名悼子即刺冀公之子懷公弟也且紀及系本皆以為然今此文云靈公謬也立十六年葬僖公西 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帶劍

惠公享國十三年葬陵園 索隱曰王劭按紀年云簡公後次敬公敬公立十三年

橫秦有年乃至 索隱曰系山公自殺 生出公出公享國二年 索隱曰系山公自殺

紀二十四年葬昭園生孝公孝公享國二十四年 索隱曰

紀十 年表同紀 葬弟囿生惠文王其十三年始都咸陽 正義曰

十二年作咸陽築冀 惠文王饗國二十七年 索隱曰

立葬公陵 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非一十四里 生悼武王

悼武王享國四年葬永陵 徐廣曰皇甫謐曰墓畢今安陵西畢陌○索隱曰系

本作武烈 立十九而立立三年本紀四年○正義曰

括地志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

周武王昭襄王享國五十六年葬荏陽 索隱曰十九

陵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秦莊襄王陵在雍州新豐

縣西南三十五里始皇陵在并故亦謂為見子陵

生孝文王孝文王享國一年葬壽陵生莊襄王莊襄

王享國三年。葬蒗陽。生始皇帝。呂不韋相獻公。立七年。初行爲市。十年爲戶籍。相伍。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華。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爲田開阡陌。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莊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莊襄王元年。大赦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內布惠於民。東周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

君奉其祭祀。始皇嚮國三十七年。葬鄠邑。生二世皇帝。

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二世皇帝享國三年。葬宜春。

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故胡亥陵在雍州。趙高爲丞相。萬年縣南三十四里。上文葬以黔首也。

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徐廣曰。本紀云。二十一年。○乎遠曰。二世未立時。

已習法律。及立後恣行不義。當已在成。右秦襄公至人之年矣。此云生十二年而立。非實也。

二世六百一十歲。正義曰。秦本紀自襄公至二世五十七年矣。年表自襄公至二世五百六十一年。三說並不同。未知孰是。

孝明皇帝十七年。正義曰。班固典引云。後漢明帝永平十七年。詔問班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耶。班固土表。陳情過失。及賈誼言答之。

十月十五日乙丑日。

董份曰。按此贊乃班固因漢皇

已

開及遂摘
遷短而若
論如此不
宜附人史
記以雜本
文然語高
古絕甚不
似阿他諸
作何也

牙言

卷之六

牙

索隱曰此已下是漢孝明帝訪班固評賈馬贊中
論秦二世亡天下之得失後人因取其說附之此
末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索隱曰仁不代

木生火周為漢母也言歷運之道仁恩之情于不
代母而王謂火不代木言漢不合即代周也秦值
其間位得在木之開也此論者之辭也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始

初為秦王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二十七
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

威河神授圖正義曰蓋者疑辭也言始皇之成能

吞并天下稱帝疑得聖人之威靈河

神之據狼狐踏參伐佐攻驅除正義曰狼狐主弓
圖錄伐中斬距之稱始皇正義曰距始皇既殺胡亥極

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

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

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言胡亥人身有

不辨好惡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正義曰惡既深篤

哉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

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王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

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怵忽失守偷安日日

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

猾臣為君討賊高處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

史記卷之六 秦始皇本紀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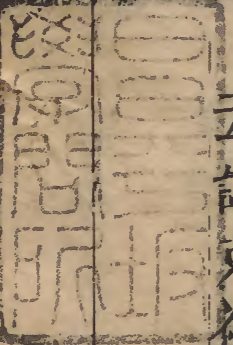
期者而不

史記卷之六

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
 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
 王退舍乎遠曰漢祖不殺子嬰以之屬吏是有楚莊救鄭之風也河決不可復
 壅魚爛不可復全宋均曰言如魚之爛從內而出賈誼司馬遷曰
 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
 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嘗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
 崩瓦解雖有周且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
 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
 矣復責小子正義曰亦謂子嬰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

變者也紀季以鄰春秋不名春秋曰紀季以鄰入于齊公羊傳曰何以不名賢之也謂設五廟以存姑姊妹也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
 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歿生之義備矣

索隱述贊曰六國陵替二周淪亡并一天下號為始皇阿房雲構金狄成行南遊勒石東瞰浮梁瀉他見還沙丘告喪二世矯制趙高是與詐因指鹿火生噬虎子嬰見推恩報君父下乏中佐上乃庸主欲振頹綱云誰克補



史記卷之六終

實政元年

